賴古堂集

賴古堂集卷之十五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序

何省齋太史詩序

予被廢以來謝客却埽門庭蕭寂惟省齋何太史時時慰存予欣爲執手每爲樽酒之會縱談文字以爲笑樂輒歎文章衰敝持論者往往各相抵牾而太史之言曰束古今人文章使出於一其勢有所不能合古今人不一之文章使劃然各守其一其事亦有所不必也文之有周秦有漢魏有六朝唐宋非必有意期爲是體也亦非初有是體而規

規焉有所程量而爲之也質文之相生繁簡之遞變行乎其所不得不然而矯乎其所不得不止舉數千百年之手筆若一人爲之華實一文爲之源流者豈非兼鎔並茹氣運之流變無方即使更飜迭出亦各成一氣運者乎而後世之士惟見已然取前古之製作而衡量之曰若者爲周秦若者爲漢魏若者爲六朝唐宋以至龍門扶風子山孝穆昌黎廬陵諸家紛紛同異共相犄角若涇渭之不可淆而蒼素之不可亂作爲文字規模任轍爲周秦者若不許人更爲漢魏爲六朝若不許人更爲唐宋而通方之論則又曰方其爲唐宋不可雜六

朝一筆方其爲漢魏不可雜周秦一筆因使執筆爲文詞未暇抒思先期嚴體方尺之楮若限鴻溝惟恐一字之稍踰出乎此而卽入乎彼者豈復有凌雲吐虹之致度足以俯視一世者乎太史之持論如此其論詩大較亦猶之乎此也以故才思傑出作爲詩古文詞縱筆所如龍驤霞蔚不可以諸家相繩尺而能卓然自爲一家予旣喜其持論與予合因請生平所爲詩古文集倡導學者太史乃先出詩集一編示予受而讀之輿會所至獨任卷舒雨注雲垂藻風奔赴蘇李屬和之篇鮑謝酣吟之響若噴薄出之而大珠小珠相錯落也予嘗索

其書見貽之句都爲一卷數年以來詩近百篇緜一卷以縱觀全富浩浩乎放於馳騁之區而莫可止予心儀太史逸才橫逸而尤歎遇合如太史固猶不能無不平之感也太史爲相國孫枝襲麻華胄與兄次德孝廉共讀賜書相爲師友少年成進士躋清華珥筆承明市駿燕臺顧盻爲雄意氣自得旣無單寒困苦之狀足以挫絀其神鋒而高才見忌偶或不合於時志氣亦以是激發昔陳思生享華樂而文章豪逸非應劉可幾少陵終老窮諸而沉鬱頓挫之音每於一篇之中干雲直上兩者各有所得要爲不兼之數而太史生平以榮遂而

閒涉憂讒是以互動其憤發之氣而大極其歌哭之致宜其纏綿騷雅才情溢出近代罕其儔也蓋若合前後遭際均有以佐發其胷中者然要皆太史天姿獨迥不可羈制無所往而不自見其縱橫也豈必盡關所遇也哉予固不敢以世之爲歷下爲竟陵者讀太史之詩而太史之文將次第行之予不復更爲論次矣

醫學正言序

醫學之有方書歷千年不易矣而論者至謂方不可執貴得其意而變化之卽表裏虛實性情臟腑亦不可以前人之論守爲一定之科此其說近似

而不可以槩律也夫變化者至微之事也非極精不足以晰理非神明不足以善應使未有與幾之哲而輒欲師心以自用不顧其所安而溫凉補瀉之惟我則毫末之差鮮有不至於殺人者反不若守其常經其失或二三而所得猶六七也譬之星命之學不能舍五行生剋周天躔度以爲推測堪輿之術不能離九土方位八卦經緯以爲營度蓋執是恐無以盡其精微而舍是則支離錯亂有日趨於誕罔而莫之稽覈者故醫學之有方書猶工師之有規矩伶倫之有律呂也乃一旦等爲陳跡而徦以無定之說勝之豈有幾於至當者乎雪航

王先生精醫學有年其於素問靈樞難經脈訣諸書不啻九爲據三爲摸伐毛洗髓於其中而不可天閼矣猶恐以無定之說惑天下使學者悵惘於無所守於是著爲正言一書自切脈辨症以及立方皆確然有所指俾療者按病而不失毫髮至其總集前人參以己意則皆極變化之能而折衷之者也嗣君東皋又從而補述之其書遂爲當世不可少予獨異雪航之道高天下所活千人不執一方而變化之所不能傳者託之是書以傳遂循循其可守東皋補述先生之書循循其可守矣而用其所學以起生人又實見其變化之能蓋父子相

傳皆以變化爲神奇而其所執以告後人者則惟此不易之理也後之學者安可以私心自用哉若夫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而已莊子曰將使同乎我者正之夫既同乎我矣又安能正之然則是書之正乎天下與天下之受正於是書詎不在乎神明之人哉予未及見雪航而與東皐交最久嘗爲東皐序胎產保生一編矣蓋東皐之書先生啓其傳而是編則先生之書東皐衍其緒者也皆雪航之教也是不可見東皐繼述之美乎嘗考江寧郡乘雪航爲宋文安公堯臣後以業儒精醫術崇禎時大疫先生攜囊過貧乏之家全活甚衆大宗伯薦

爲太醫丞不應避跡赤山尋葛稚川舊居卜築焉古之神仙得道者流常藉方藥以度世先生殆其人歟

袁周合刻稿序

吾邑袁聖衣太史與金陵周子仍叔素未謀面也仍叔有聲諸生間三十年至己卯以第二人舉於鄉又十六年乙未始成進士先是丁亥應禮部試受知於聖衣亦以第二人薦主者主者檢闈牘以二字疵被黜落聖衣竟以是得罪去歸田里著書二十年無幾微怨至周子成進士初第時以書致聖衣曰某不才以文字累先生今幸博一第長安

道上爭相異曰是前十數年大梁袁聖衣先生所拔而未售之周生也余不喜獲一第而惟可無負先生知己是慰且先生謬以古文期許某一時羔鴈資不足獻謹錄其所爲史論數十篇以呈惟先生教之然終亦未謀面也後數年聖衣裒集生平館閣之文因念仍叔雖博一第未通仕籍及授職司李而已賫志沒矣痛惜其人遂以所著史論附己作以傳謀之剞劂而屬予爲之序予重其誼因梓而序之曰制科之困屈人豈不甚哉歷稽唐宋以來以科名貴顯者代不乏人然或數年一行或數十年一行類皆拔十百於千萬士多白首鉛槧

淹蹇蓬蒿者文章遇合自古爲難也彼辭蔬屨而宴曲江雖曰榮遇可欣哉求如廬陵之於眉山始終稱眞相知者蓋亦寥寥矣而聖衣於仍叔故巳曠世一遘安乎先生有得賢之譽弟子獲稽古之榮發聲揚烈相得益彰顧乃遇不終遇聖衣緣是老田間仍叔卽遇究亦不謀面以殁也豈不惜哉然一時稱奇合必於聖衣與仍叔是歸以其不遽合大著其適相合天下皆曰無兩物之岐也其爲遇不越尋常萬倍哉予與聖衣同邑里與仍叔爲二十年舊交既能泝溯一原而兩美必合文章光氣亦遂如出一手交情金石結之於文字者深也

顧仍叔以史論名家而聖衣五經合說外又有二十一史衡較一書異日盡懸國門知聖衣於仍叔其所期在千載以上矣豈世俗所稱師弟子者可同年語哉

胡元潤移居詩序

胡氏世以畫名其家至元潤尤著人恆知之胡氏世以詩名其家至元潤而大振則人不盡知之長白先生知載齋集高秀樸老伯敬當時極推之而長白未嘗與伯敬同調其詩傳者頗少近虞山先生捘之列朝選中亦弗備予欲爲刻其全集力弗逮也元潤爲長白從子能紹其家學同予遊者二

十年每遊輒有集然尚不以示予世人安從見之近時能畫者率不工詩工詩其畫何等也元潤詩與畫恆互其意為之此移居所作遂盡乎韻往往多捌獲之言讀其詩想見其畫勿論矣而能使人從五十六字中時時見頹然一老坐臥於竹樹方塘間雖恆饑而克若有餘之態可意而得也昔人云詩畫貴有品胡氏以詩畫世其家能以貧世其家也胡氏詎止以詩畫傳乎是帙端伯閱之虎丘越數年予始閱之惠山非名山水間弗以示人元潤抑又可知矣

宋去損氷荔編序

予嘗鑿氷於北矣霜雪交淪層波成凌峨峨皚皚
流離光徹亦既盡氷之變矣然而陰潭半解陽岸
全輕不似向北一結便勝車馬也予嘗噉荔於閩
矣仰歎麗表俯嘗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氣亦既
盡荔之變矣然而向南益茂漸北斯窮在閩已然
每繹上林賦所載荅遝離支類徒夸言耳實無有
是也氷與荔二者常無由合如此予每妄意綠葉
雲舒朱實星暎時照以寒氷沃此活火不獨象玉
比珠必且揚葩炫麗然是二者卒無由合莆田宋
子去損家在楓亭左右故多好荔誌稱一家萬株
鬱為林麓數里之間焜如星火卽其地也去損既

素習荔然素不謀氷昨年北遊困葦屋中涸寒沍陰不洩則結葦屋之氷較他氷獨堅且厚去損見而歎曰予荔民固夏蟲也今迺語氷涸寒沍陰多所感凝爲五七字予取讀之詩有潔以微者於氷則玉壺夏造遙遙飛雪於荔則琱盤晨引消如秋霜也有艷且都者於氷則日華照彩灼爍相明於荔則紅綃玉膚絳囊頳珠也奇放則如氷中有北方鼠東海蠶荔中之蕉核或似龍牙或類鳳爪也氷之將泮潭陁千門搖春涵綠荔之將實散如朝暾疎如繁星詩之散朗者近之照壺則虛映月俱白紅欻乍解清香開肌詩之俊逸者近之予因語

去損曰予鼎謂氷與茘二者卒無由合今適見其合於吾子之詩如是也去損因以氷茘名篇去損年方壯進未可量此特其北遊之詩耳大江以北未習茘者覩此帙亦既識所謂臙脂顆水精丸矣去損歸而以此帙示嶺外人之不謀氷者使知縱萬里厚千尺作櫱而成梁者盡在此中豈不大異抑予聞昔人有以虎鼠名齋蕭蘭名集者或即去損以氷茘名篇之意歟然則去損之意固別有在蓋不獨越鳥南枝之悲矣

閔伯宗詩序

閔伯宗性簡默意致蕭遠殊不大快人意久與居

處覺欣然如飲醇醪余極服其靜自恨躁動多不及也善詩雅不欲以詩名偶見所爲愈疾吟淸妙玄勝大似吾鄉高蘇門時與唱酬一往深至能開發人之神智一紙詩成大相笑樂間從吾師張林宗先生言詩深歎伯宗雅曠絕倫爲後來之秀夫中原以詩名家指不勝屈先生獨首肯伯宗伯宗之自視果何如也壬午大梁之變民命數十百萬葬之洪濤伯宗獨逸出不死於賊不死於水千秋之業伯宗勗哉卧病陶菴中擁被夜話念及曩事邈如隔世不禁相視欷歔也是刻蓋伯宗藥牀茗椀間拾取舊句存之以庶幾無忝夙昔之義今渡

江而南見山川靈異人物秀傑必更有進於是者國事方殷氣力可任伯宗當復擊劍長歌殲賊草檄吾曹所得爲者事不止此伯宗勗哉

放生社序

余嘗疑釋氏戒殺放生之說護惜物命至於一翾飛一蠕動惟恐有所或戕此其類不勝充而其道或有所窮而其所以期於勿或戕者則又徼於報反之數以爲殺之當有禍應生之當有福應其說至於千百億刦而未有盡毋論生殺之數不可致詰一一償之勢有所不能卽能矣而有所慕而爲與有所畏而不爲一旦有所不應而兢兢焉從善

以去惡之心究至於息且復肆若此者疑不可爲
訓於天下及黙坐靜觀以求性命之本然後知其
理固與聖賢無殊而儒者之所不能外也儒者之
言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推己及人之義也釋
氏又從而廣之俾推之於物亦若是而已矣今夫
人不必有斧鑕之誅與羅網之解也投之以所愉
則忻然喜畀之以所怫則悍然怒而以予一人者
安能盡天下之人一一予以所愉去其所怫然不
以不能盡予所愉而謂可不勉予所愉也不以不
能盡去所怫而謂可不勉去所怫也則由是推之
物不能盡生而不可不生物不能盡不殺而不可

或殺又何疑焉因以見天下之物擊之以挺則亦若欲搏之也刺之以刃則亦若欲噬之也亦如詈人者人必詈之害人者人必害之也就使擊之未必搏刺之未必噬而此搏之噬之之意未嘗忘於中乃以其人當之豈能一刻安反是者又豈有一刻之不安也而況有時而得搏則竟搏之矣有時而得噬則竟噬之矣有時而得翼戴則竟翼戴之矣若是者遂避夫物之甘心於我覬夫物之感恩於我哉以爲不協於物則是我之施於人者未可信而其理有所不通也故夫推以及物即推己及人之驗也儒與釋同一義也蔡君商玉與廣陵諸

君子既有嬰育之舉因而廣之亟立放生一社可謂得其所推矣猶恐人之不明於其義也乃取石遯玉先生醒言一編桑君之增輯者付之梓其說本之推心而間及於報反予懼世之不得其解而流於禍福家言也爲之推原其理俾知釋氏之言報反亦所以明推心斯可以奉而行之矣

金陵覽古詩序

昔余幼峰先生以生平所遊覽金陵諸勝得景二十著詩紀之漪園元介太初三先生起而和之都爲一集曰雅遊篇其後元介先生廣爲四十景景各爲圖圖各爲記記各爲詩想見當時海宇清晏

薦紳之士閒居嗜古得以其餘力留連景物託興篇章致足樂也令風景未殊河山不改任修郡乘時予屬高子蔚生取前諸景倣而拓之弁諸卷首每一披閱山川勝槩不出几案具列目前一時觀者咸稱爲快緬惟金陵居東南之首面京雒而揖嵩岱納江漢而控甌粤形家者言以爲南龍盡處精華之氣發露已極故其山鬱紆而妍媚其水浩瀚而瀲鮮其林木菁翠而豐美其人饒蘊藉而好風雅急禮義而薄功名即遠村近社茅屋短垣皆有桃源雞犬輞水淪漣之致非獨四十景而已前年兒子浚偶作秦淮竹枝詞十餘首一時名彥聞

風屬和麗句芳聲洋洋盈耳如樓頭敘釧欄邊薌澤與輕舟柔櫓搖搖心目間也舉其一端餘可推矣余嘗欲博採舊聞竊撰往蹟徵之故老紏諸同心舉此中形勝風俗以及殘碑斷碣法語方言閭巷之謳吟游人之題咏一一具載著為金陵景物略一書忽忽未遑也余子鴻客為余友廣霞先生之子世其家學讀書嗜古閉戶城南之竹圃作金陵覽古詩凡六十首補前修之所未備得余心之所同然新情振起逸態橫生展誦未終感慨係之詩可以觀其謂斯歟嗟乎地之靈也實由人傑今風景未殊河山不改亦有窮天人之際出風塵之

表如醬如阮者乎亦有偉抱如瑜績博如鉉抗節如陶尚志如宗雷者乎誠得其人則一巖半壑具足于秋板浦籬門居然名勝其人往矣寒烟衰草徒令嗜古之士頫仰欷歔增其悲愴耳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又覽古者之所當知也讀余子詩以求其人庶幾旦暮遇之

廣金石韻府序

上古文字樸簡立象以盡意故兩儀八卦而外則有蟲文鳥跡以經緯天地之形錯綜人事之紀莫不粲而有理條而有章與日月星雲同其爛熳也其後篆籀變爲分隸分隸變爲行草遂紛綸悠繆

莫可紀極而世之說者曰象形會意之間亦藉以識記不忘耳苟取辨名當物安在不可踵事以增譬之結繩豈有定質山川草木之末名豈先有是確然不可移易者哉此其說近是而不達於理也夫封建井田雖不可行於後世而與法制者不能不於井田封建是稽蓋得其理則郡縣阡陌可以無失先王之意而失其理則貪暴豪强之害且有至於縱橫肆出而不可復制者是豈先王立制之初心哉今有人焉據案而坐實飯於卮以爪代箸而輒曰吾以行食飲坐立之事也非不可適性而自恣而揆之人情鮮有不羣起而憎之者則凡人

之循循於法制而不敢稍爲異說以相高者誠非無故而然矣字學之必衷於古亦猶是也雖然祖龍一炬六經中絕三古以上文書既已磨滅不可復見疑學者不能盡稽古制而碑珉所存鐘鏞所勒其時或未盡毁尚書古文諸書經有心者秘密藏之名山未經秦火者又將後先竝出漢人去周秦未遠多方搜采存什一於千百猶爲彬彬近古故漢制雖巳變篆爲隸而令之所著學僮十七能籀書五千字者乃得爲吏則隸體全以篆籀爲變通固不失制書遺意也逮至後世樂簡便而趨陋易率臆師心方言俗學之紛紛得以傳寫篡竊而

不復考意義之源流雖欲正之其孰從而正乎惟許氏說文原本篆體爲折衷其說最爲詳核而用修楊氏宗之兼取衆家遂有六書索隱之集可謂旣博且精矣而此書又不廣傳至金石韻府一編海內好古之家所共推爲問字金科者自錫山朱時望采輯至今幾二百年亦以時好不屬漸至湮沒矣予性嗜古留心篆刻偶從舊篋中獲覩是編喜其茹衆書之淵博入元音之總會點畫聲音合而一之較用修所定尤爲遠過因與莆陽林朱臣晉安李雲谷共爲考訂凡九經古文及岣嶁石鼓諸碑莫不取而較勘之下至誌林說部之編苟有

資於采佐不之棄也以故譌者正疑者析即所未
備者亦間補其十一則林李二子之功不可誣而
予得樂觀其成也夫以朱臣雲谷之才素號通敏
而予前後於閩者十二載從予商質者未嘗易寒
暑閱數年以及於今始得再見成書而加廣焉今
從而覆讀之不獨考見字學淵源可無失誣失俗
之譏即勒碑版而誌璽符與金石永其存者一字
之微或避繁而就簡或舍易而從難期於配合惟
安考衷盡善咸於是資取之豈非文章輿府古事
之風華也哉雖然安石中郎之帖清臣爭坐之書
皆足冠絕古今而南宮評其有篆籀氣凡以漢魏

晉唐之間以書名者先通篆籀而後結構淳古使轉勁利可以名當時傳後世若鍾王虞褚之流皆達斯興不獨顏謝爲然也然則得是書之旨而存之豈獨象意無譌而已哉書法亦於是盡美矣

賴古堂集卷之十五終

賴古堂集卷之十六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序

黃母周安人七袠序

予少時即聞閩中黃海鶴先生中萬曆乙酉鄉試與李解元光縉齊名專勤汲古得異書必手自繕寫筮仕後自上海教諭遷南國子監丞遂卜居金陵著作自娛年八十餘猶篝燈誦讀達旦不倦藏書數萬餘卷虞山宗伯著于頃齋藏書記今學士猶能傳之而所以成先生高名者則今俞邰母夫人周安人左右其間焉安人既克佐夫子牙籤萬

軸亦得手自繙繹時時竊聞先生緒論未幾先生厭世長公俞言有雋才巳先先生朝露宜人從伶丁荼苦中撫幼孤俞郎於成立能守先世之藏書以文章自表異宜人之節行可謂加人一等矣顧獨念俞郎事海鶴先生日未久過庭之訓未浹是時海內承平金陵猶以文物顯藏書之家稱盛富者屈指不過數家惟太史焦澹園與海鶴先生最著然太史藏書傳數世漸致散軼獨海鶴先生之書至今若魯靈光俞郎一一考其篇目次第籍記之夏必暴蠹必簡猶時時借人藏錄稽其同異朝夕伏讀以慰宜人備色養則俞郎能事尊甫先生

於既逝之餘稱爲孝子似無以見賢母之教矣而安人之教實有於俞邰大著者嘗讀虞山之祝安人六十有曰庚子之役俞邰將鑽筆墨從事棘闈有從兄氏來分較試毋詒俞邰於庭曰汝安引避有先人遺書在當盡讀之勿躁也俞邰謹奉命今俞邰年加進志加篤讀先世書益加博江都天人之學長泳治安之書摩切已淡胸有成略足以應當世之所求似無煩安人之毖勑者而澹然雅遠若不汲汲於功名雖數上書困絀終無戚容惟益遜心蒐討以待時通若安人之提撕未嘗少釋也今時流掉三寸之管誦數卷之書剽竊餘言高自

揚詡便謂韓歐再出前無古人不自知其趾高而氣溢而俞邰含英咀華出言有本庶幾千人亦見乃淡自抑抑退然若不欲上人者其視當世輕重大小何如則凡安人之訓以毋近名毋恃才毋泛交以成標榜之漸者於此可見而俞邰之所以自立者洵非無本已惟其抱才未遇雖有確乎不拔之操無以見安人雅訓使一旦致身通顯則寧靜足以致遠淡沉足以任鉅天下食雨膏之福而想望其風采固皆安人之教也方安人詔俞邰初讀書時遊覽十乘之編未始不豔心繁富及徧讀羣書遲之又久而識益老學益精然後悔向者之徒

勞獲羣言之統會今天下侈博之流雜取名物留思記問弗得其精英何異乎匱櫝誠能得其至約之旨不外乎澹靜之修則雖六經諸史絜之無所不該故書貴易良詩稱敦厚漢以清流貽譏宋以激成名禍其自京王毛鄭以下諸儒及孟堅蔚宗之流後先推明殷殷垂鑒固不出乎此也而往往多得之宜人吾意宜人所聞於海鶴先生者博而有要故舉以訓俞部數十年如一日耳是宜人能推海鶴先生之教以及令子而俞部遂能奉宜人之教以紹述乎先人也則兩世慧命似續之機宜人直以一綫係之矣其關於黃氏者豈小也哉今

以嘉平既望爲安人七袠設帨辰予兒子鹿峯與俞郃同硯交今聯姻婭因與諸君子先期以壽言見屬且述俞郃之言曰稷母六十時虞山宗伯寵貽祝嘏之詞距今十年所幸得遊櫟下夫子之門而夫子爲古文詞實繼虞山後儻得一言之錫是吾母邀榮於當代名賢固與年俱進也惟諸君子亦咸以爲安然予自愧荒蕪無以仰接虞山而述其所得於見聞者以庶幾表章萬一後之祝安人於未艾者其將以予言爲貎之續也夫

祝龔芝麓總憲序

今上御極之二年淝水芝麓龔公復

名拜御史大夫翕然稱治因咸推公出固應太平巍然爲盛世麟鳳後一年甲辰陽至月之十有七日爲先生五十覽揆辰一時名公鉅卿以及海內知名之士操詩歌古文辭介祝於先生之庭者應不可計數卽其所爲詩歌古文辭度必多皇皇喬喬照映簡冊與豐功偉績同不敝於天壤者而以某闒陋不嫺於辭卽欲有所誦述亦何異持竽瑟而奏鈞天之旁又奚取於是之喁喁者哉顧某私心殊有不能自已者憶某自稍有知識時卽能誦先生制舉家言從聲出金石中擬其廉宇望若天人以不得一見爲恨某生長靑谿之旁攬六朝遺

勝好爲苦吟每自肅歌歎誰相知定吾文者比聞
先生遊屐所至駱宕觴詠於烏衣桃葉之間稱風
流勝事心嚮往之而未及一通姓字也後叨一第
備兵維揚潦倒風塵下吏中幾不比於人數而先
生謬相引重因出向所爲詩一昜奉質則又謬爲
許可亦歎相見恨晚時先生典太常歷晉卿貳清
夜草疏朝上夕可無不爲天下生民請命至連
先皇帝宸眷名拜爲御史大夫某自廣陵備兵後
承乏閩臬因歷左右藩望長安日遠凡七八年每
於邸抄中讀先生諫疏輒廢餐歎曰所貴爲
天子左右稱親信臣者斯亦可矣士在草野疏賤

時期爲同志凡以此耳豈獨以文章意氣爲契合也哉顧萬里音書惟以詩歌相贈答未嘗一言及時政意勤勤在白門煙月間若將共貯錦囊佳句爲愉快者及某忝從御史中丞後屬先生佐僚先生抗疏言時政得失視昔益力某親見先生日必平反數十事事雖奏當有毫髮疑必推駁至盡至輟七箸展轉含毫獲有生機後已同事或期期不可必遷色力爭至再三不厭小暇又輒延某坐芙蓉齋撿韻賦詩或偶然得句書紙上命小奚疾送率以爲常亦未嘗數數言生某人雪某冤也後某被人言在請室凡其可以引手出之水火而登之

衽席者無不洒血以相明而某實未嘗一一知獨其愛惜慰望之誠隱隱露之聲情託之篇什無風雨或間至見某一時感遇之章靡不用其韻字更相屬和計三年內先生筆墨無一字不及櫟下生即無一刻不藏櫟下生於懷抱某生平稟氣寡諧遇事便發一時交遊喜者半憎者半即其喜者亦時爲喜時爲憎也先生獨傾心視之數十年如一日某何以得此於先生哉今先生復登蘭臺而某淪落下吏海丁霜沙須臾幾不復自認遂不能獻觴祝嘏於諸大君子之後顧安能屹無一言默默已乎計某初獲執鞭奉教於先生迄今幾何年先

生歷爵凡幾銜其間後先建白彰彰在人耳目者未知幾豪素之能盡也其當時載筆頌颺未有不歷紀其政事之美與其言語文章之被澤於天下者以爲言而某顧獨表其專及於巳者當之無乃疑於不廣而惟其事有相通其專及於巳者即其所以遍及於天下乎特從其遍者言之不如從專者言之之爲淡切而自喻淡也今夫侈絲絮之好者言其衣被儔衆何如其切予寒者眞乎形救粟之德者言其飽飫億萬何如其切予饑者摯乎即先生詩名震環海操觚之士處無不同心讚誦推爲建安爲開元而於某倡酬諸作乃獨纏綿委折

不稍去於予衷其亦以自喻者測先生之雅音焉耳持是以壽先生未可以爲某一人之私言也雖然先生嘗敘倡和詩因擬之元白亦擬其氣誼之合耳某才不逮微之而先生豈屑樂天今將爲壽於先生而終一及此者見先生政事言語文章之不朽固皆結根於風雅而某所以邀契合於先生者固在此不在彼也

覺菴兄六十序

今之合族者吾惑焉附一姓之人不問其統宗支派而一以意爲名分顯且貴者得尊稱焉以次而遞降或位相等則分相埒至最下則爲人羣從子

所不恤也豈非亂宗無紀之大者乎以故予生平未嘗與人合族以講定自天秩自祖固無得而合也惟予先世隸籍豫章之金谿自從祖父移家金陵時予方少則聞宗族中言予族始自金陵始祖宋進士匡公世居白下金沙井後叅撫州軍事留居治所亦名沙井已徙金谿然未詢金沙井何地其中有予族姓或衆或寡散處他所與否及予通籍後萍梗四方不數數過金陵間一駐足則又聞周氏覺菴有隱德其子亮臣以文章名當世然亦以適同姓未暇與謀面也後數年息肩金陵亮臣同學黃子俞部倪子闇公謬以予讀書識大意每

爲樽酒之會縱談文字而亮臣始時時相過從見其神姿高逈若聳身千仞上者及叩其氏族所自則以爲裔出金沙井云予始驚異之因尚叩之覺菴覺菴曰家世自始祖潛山公仕元居金陵金沙井後敬亭公移居宜興中丞公復居金沙井前後居金沙井百五十載至鳳梧公舉明經高不仕之風築園亭于金沙井旁並建金沙菴予聞之始知金陵果有金沙井而金沙井周氏爲予宗無疑也乃出予家譜牒與之質無不符合覺菴與予爲雁行而亮臣稍後予喜得兄事覺菴而亮臣以予名特改字鹿峯云予欽鹿峯才甚高見輩無與伯仲

命延兒以下咸師事之延入署中坐皐比席指授經雅晰疑義無不洞徹下筆千言烺烺金石而言動不苟一出一入咸奉尺度於吾兄覺菴覺菴亦時時相期勗日讀書取明理達務通古今為名儒以待用而已一時小得失固無足較也每與鹿峰論古今成敗得失如指諸掌著史鑑闡微又精易安危休咎至甚細微無不預為燭照言之往往奇驗顧其天性孝友太學瞻名公生覺菴而嗣其弟明經無盈公覺菴事兩公無異撫其猶子若已子至樂施急難黨里無不推高之先後如一日也以覺菴之積行若此則其不得之於身而得之於鹿

峰有斷斷不爽者吾將爲覺菴券之矣獨以氏族宗盟禮文最重自先王之宗法既廢無所稽核聯比故其始雖出一源而後不能不漸至分析至有南北殊踪吳楚異轍加以世代綿邈水火兵燹以後雖復同處一域不知爲誰何氏之族者矣而予自先世遷徙金谿至今十餘世猶能識其宗族之賢者於異地以流通於一旦紹繼前徽使金陵一派家聲奕奕再振豈不足爲吾宗慶自茲以往豫章族姓與金陵族姓相望並興而覺菴尤爲根本蘊結數十世積累俱磬遺於覺菴將於鹿峰光大之矣覺菴不可怡然自樂乎今甲子適一週諸君

子與鹿峰同研席者謀爲祝嘏之詞以進一觴而猥及於予夫諸君子皆曠代才也屬詞比事制作不下燕許顧乃不自命筆又不求之當代名公鉅卿以爲吾覺菴重而問之潦倒疎率之人予既不習爲諛人之言而於覺菴爲同姓又不敢稱引古昔徒相誇炫意諸君子或以覺菴之美非可以諛詞與餟僅標貴顯之人爵秩名號爲光顯故及予同姓不習爲諛言之人者予因不妄舉一詞第述其家人絮語以見予與覺菴父子晩合之奇而諸君子於鹿峰以文章道義相摩切所以事吾覺菴者同於其親非如世俗聲勢附和者比也諸君子

不以予言爲樸遬乎或亦覺菴之所樂聽也

壽青溪三老序

歲在甲辰佘生之辰方君與三適過雲門爲文壽予一切雕章績句盡斥不事而獨舉君家與予數十年之交亦生幼渺在古人文字者恨不多見非古人不能爲此文正緣古人未經歷此境耳予乃持觴快讀浮白無算越七日值君初度予亦將謀一言以壽而甝蜎百端應給不盡何暇捫腹撥枯作文人語耶顧竊自念以君與予同燥濕聯肺腑日者涉患難共休戚今復遠道訪予幸值初度何得無一言以進顧雕章績句既君所不樂聞而予

與君家數十年之交則君已稱引滿紙矣余又何從得一言以進耶請即君所稱引投和三章因而廣之可乎昔予之去遵渚而欲疐尾也苐蜂辛螫出自意外每有良朋契契瘏歎而君從淬浪緯繣中依律永言信其無他故其詩曰天心歸物望直道在斯民見何卓也乃予撫躬內訟懼以雉罹之戚傷二人心復懼以薰胥之獄累及朋儔夫是以有好語安親易垂頭向客難之句卒遭頌繫君以蒙不白短垣相屬浮雲蔽之然猶詩筒遥來略寄心語故君詩有曰一牆千里面四卷十年詩晤語憑吟咏酸辛豈別離至今誦之涕淫淫未雪也君

既先賦出塞予亦有北徙之議鴻棲指爪憑伎故人乃爲詩寄之有云風緊黃雲新鬢栗月明青草舊琵琶又有曰一家命薄重關外萬里鄉迷夕照中袖手閒吟酸風四起此是何等詩料而君家魋菴老人涉境多艱文情彌健亦有見答之章其曰喜定讀來心轉痛路遥望去緒難堪復繼之曰格老應憐筆共長才多似與數爭奇較牛衣犀角之句未知天懐孰勝耳迨予生還重過邗上得聞君家盡室南還之信因題濟叔畫有云荒凉莫更圖關塞爲報龍眠盡已還又曰待得長征人到後同君細細寫龍堆蓋征喜見乎辭而抑鬱未吐之氣

拂拂從十指上逼露矣時君家老人已達潞河因寄予云重生消息輪飛騎萬里情親見吮毫邪水秋鐙魚字細薊門雪夜雁聲高蓋實錄也壬寅秋晤老人於邗上老人作詩見貽娓娓數百言眞意肫摯一字一血其句有曰滿腔痛哭聲到顴淚翻眩但有新刻詩問字尙聚殿此時此情豈蘇李河梁之句所能盡其激楚元白酬應之篇所可埒其聲調者哉絕後重生人皆爲予兩家稱慶而予曰此不足異也叢棘之寘原可引義自安而出穴之貞亦可入險不懼卽以詩卜之披臆寫懷具有生氣豈當向氷天雪窖中老耶今年春君來視予首

出老人詩相示健筆縱橫天絲錯落有曰兒子褰裳重見面老懷無用說當初頻仰情淒感慨係之乃又曰種種牽腸難舉似老夫畢竟重論詩百鍊千磨指歸風雅較昔人所云試拈詩筆已如神覺靜穆之氣悠然令人自遠夫老人之無疆惟休眉壽無有害也乃今值君初度予終以氄蝟斜集不及搜枯索何第能就從前往復之篇拈掇一二覺在古人詩中亦不多見非古人不能爲此詩正緣古人未多歷此境耳嗟乎古人亦何必大過人龍門禹穴近在目前東瀼西川未越蜀道卽子厚之柳州子瞻之儋耳總歸禹服之中未出圭景之外

然已足高步詞壇千秋自命矣若君之一身俄而浮山皖水俄而鴨綠黃龍俄而燕雲楚澤俄而魯服齊疆百折之遇足以發其奇想萬里之遊足以助其俠氣取材既富用物弘多風雨爭馳雲霞蔚起實有天助非人力也夫筆墨之精不可磨滅往往結爲嵩岱融爲睢渙而鍾於人爲大年君今齒方壯自茲以往立其遐福蘭臺鵷閣玉堂金鈎黃髮鮐背琳篆丹書此固理所必有而事之不誣者正恐古人中未易數數覯耳予且置予與君家詩而稱引古人之詩則有卷阿之矢音南山之五章在君亦當爲浮白無算然君方壯予且持此祝君

堂上兩老人矣

壽汪生伯六十序

生伯汪君以甲辰正月二十日六十初度先是癸卯仲冬福清八十四老人林郁子從子子家郵中致予函曰生伯汪君明年六十同學諸子雖不言觀其意意在先生一言兒在浚曰諸君子壽汪君誠欲得大人言那公言不謬迨除夕前三日吳人吳玉存策蹇冒風雪度穆陵關入廣固出橐中函高半尺許首展紀子愬叟函曰櫟公登雲門凡幾閱岱應有記汪君生伯明年正月二十日六十初度同人念非公言不足重生伯公勿辭次王子

幼華曰僕郃陽王又旦也將徃遊吳越山水至維揚得交汪楫旦從吾里三原涇陽諸君見公詩若文心儀之頃從楫所見公札子又縱觀公詩若文心益儀之旦雖初交楫然交最淡顧因楫先於公旦竊有請楫大人首春登六十壽公交楫父子有年安有言不待旦請旦固竊有請也吳賓賢寄予詩曰青州官苦貧分我以俸錢持歸盡糴米妻子過凶年詩尾作蠅頭字曰生伯汪君六褒公所知知公生平不為壽人文然楫嘗與嘉紀雨鐙雪茗間對坐楫忽起東向曰安得櫟先生言觴家大人此意公勿忽黄山郝羽吉士儀亦未嘗與予交因

楫嘉紀長歌寄予中有落日荒城老眼開先生平日重意氣之句羽吉雖未言壽汪君其詩固欲僕壽汪君也吳玉府曰此纍纍者皆欲公壽汪君耶某單外以此至諸公因有專函希先生言此纍纍者亦欲公壽汪君耶已乃解重橐出豹人孫子穆倩程子半千龔子爾止方子定九宗子三十四人公函鄭重布几上再拜曰謹致江以南北諸君子孫枝蔚等拜已乃自拜曰仁冒風雪度穆陵關凡十又六日始抵廣固此耳公勿忽仁玉府名也予得書錯愕曰夥頤壽汪君生伯六十乃欲僕言耶僕常見今欲爲其尊人壽者類求當世大人先生

言馳重幣先爲大人先生壽大人先生固未嘗數
數爲文率假手能文者復高自位置不輕與進之
數月日始報使壽者得大人先生文固不矚其文
從尾視其生平履官銜銜率五六格限又必三數
出格限字乃大快登之屏幛聚親串觀亦不先矚
其文率從尾視其履官銜曰於都哉乃公功名盛
如此壽君得乃公文於都哉僕從以下欣然有得
色其稍稍知文字者從旁睨之曰是文吾嘗見之
吾嘗數見之易姓字耳時日耳或曰文甚典是非
旦夕成者從旁竊錄之去曰留之壽他君此固不
獨韋布家搢紳家更甚壽汪君言不大人先生乃

欲僕言耶仁又再拜曰此非獨諸君子意君子玠楫以下七人意也抑非獨玠楫以下汪君辭諸公弗得曰必我壽者非樂下不可予駭曰是固不可辭蓋諸君子之告予者曰汪君異甚當甲申乙酉間素封家率以貲得官避兵軍中君挾重貲往來楚豫獨避之若恐浼焉靖南侯虎山黃公樹塞關隘鬪鹽艘有助興平餉者大怒將盡攖諸鹽艘旅行數百人莫敢前君獨從槖戟中走白黃公曰細民千里貿易利止錙銖比加榷稅苦不聊生今將軍罪苛斂之吏將軍之仁也將軍柰何誅求細民欲與興平等黃公掀髯起曰誤矣若前若敢言若

倜儻可任今官若督軍與君固辭不受使君重功名五十時功名已赫赫當世矣何俟今日豹人曰君誠曠遠人也予嘗過君家習知君為人與其所以教諸子者長玉舟次好古力學名沸大江南北戶外屨常滿先生意歉之誡曰吾不願爾曹為名士名如剪綵鏤棘實不存也爾曹與人交以其文無寧以其行郭泰之異茅容庾袞之敬褚德豈為名高哉爾曹愼之居恆課諸子率類是君又嘗自言吾生平無異人惟不欺二字反復無愧耳以予觀汪君誠不欺人者賓賢曰君自謂無異人然已事事異人矣夫飪一翳桑之餓夫事何異君築友

善菴歲出米數百石爲糜粥而身與妻若子粗糲自如君異甚鼎革之後家勢中落乃整飭餘緒每得金卽贖屯營婦女遣其家又埋胔掩骼二十年來積貲千餘不急治生而急利物君異甚焚券市義排難解紛慷慨者優爲之乃償無券之金不爽秋毫拯無辜之子不畏豪猾君則又異是君之不求異人者正君之事事異人者乎諸君子之告予者如此僕生平固未嘗爲壽人文又不能如大人先生之壽人者鋪揚盛美無少或遺然僕善觀人于所忽生伯嘗鐫感應篇精心闡繹與衆流通予見近今之士所鐫感應篇率百十家書可滿架夫

固太上之篇也羅列事跡稍易首尾顏曰某輯則是一家之言非太上之篇也僕不敢謂鐫是篇鐫止耳然觀鐫是篇者鐫止耳上者僕不敢謂其不力行下則慫尢叢集無可自浣一鐫是篇若似乎可盡浣之或自鐫以外率反之吾嘗手汪氏是書不知爲誰氏輯誰氏鐫掖世之意甚殷而固未嘗一顯其姓字此意甚淡人恆忽之吾觀生伯於所忽蓋甚以此重生伯也人言生伯家數爲神佑夫數爲神佑僕所不欲言而汪氏家實有之名去實存又何疑焉僕因正襟南向再拜遣使以復郙子諸君子曰夫壽者酬也此感應之說也君所施者

多知必有以酬之夫天之酬君亚未艾予固不侈言之而質言之獨舉壽酬之說以進足以慰同學諸君子矣然予因是竊自幸焉壽汪君安大人先生言諸君子不大人先生購而購予言夫諸君子固大江南北嶔嵜幽介淪落不偶之人也生伯獨願其子與之交予被口語後甘是堙沒漸不爲人所識然僕固嘗躡蹤大人先生後諸君子不擯棄之獨許予雁行其間生伯父子又欲因嶔嵜幽介之人必欲予一言然則予雖嘗躡蹤大人先生後猶得與大江南北嶔嵜幽介之人爲伍予幸矣夫

倪母朱太夫人七十序

古之傳賢母者必於其子著之顧父之於子猶易母之於子較難卽母於平庸之子猶易於才智之子更難平庸之子無英華可以自見無名譽可以震俗望其稍稍成立足以謹身寡過固已不失爲中材若乃才智之子倜儻非常千人亦見任其邁往則恐取戾於時期其諧俗又慮詭隨挫節而能進之以大道使高自表異不致遺憾於身名自非秉懿嶷之質而淡於聖賢之旨者未易幾此也則倪母朱太夫人固有非可常情測者請得而質言之母以金陵望族歸元嗣先生先生爲尚書文僖文毅兩公之裔數世負聞望以及於元嗣先生潛

心史學爲當世名儒母自長閨中以及於執箕帚
其所以嫻禮訓明婦順成之兩姓已非一日故其
相夫子以成令名事其苦節五十年之孀姑備極
色養必恭必謹以至母兼父職教闇公昆季篝燈
課讀刀尺琅琅與書聲相間甚不憚夏楚之威期
於學行足著聞而後已此在他母已爲奇節而自
母言之猶爲恆事不足爲母難其所難者則以其
有才智之子而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固不同於平
庸之子也予得交闇公非一日矣闇公之才智久
已發聲於天下矣顧獨有不能不爲闇公拊膺太
息者三代以後士之卓然自見者上之公車特徵

次亦宰府交辟下至東漢黨錮其禍已烈天下畏罪遠患不敢以言語爲厲階而提斧鑕伏闕下請誅十常侍以謝百姓者顧出於太學諸生雖復緣此得罪殄滅其所發舒亦足以伸士氣於天下矣流及近代東士以空名俾皓首窮經不得干議朝政其所號爲制舉之文可以致通顯得行其志於天下者大約取於發抒義理咏歌自適而止而士亦樂以此盡其精微銳意攻苦交相淬厲以務合古先聖賢之所言而馳騁其辭固不少合志同方倡明文教於天下者竟以來斯世之忌致等於攻紫陽爲僞學往者啓禎之際既已大振其壇坫矣

其間英人傑士名公鉅卿往往崛起者甚衆卽一二附和之徒要不足紊衆正而忌者因以爲口實至於權倖得志借以傾陷忠直禍及淸流可勝浩歎哉逮至易代之後餘禍猶烈故吳門諸君子復有以筆墨起戈矛幾至蹈不測者乃閣公與黃子俞邰高子康生陶子肅公黃子友臣及予從子鹿峰後先繼起修社事於秦淮四方起而應之皆通經博古之儒以此致身公卿著奇勲於中外不可勝數然終以此致謗議幾至不免十數年以來訛論漸息猶爲司衡所指目曰是昔之魁桀自命者則夫士生今日旣不得稍伸其議於當世而猶動

有傾危之慮如閻公者豈不可慨之甚哉已酉之役予備員闈中時第二試閻公將納卷同號生黯其名爭晳視之遂爲一鹵莽生墨污其上閻公以自汚白予同官輩予同官輩羨其書重其文辭復素習其名字欲以餘卷令其更書急名之閻公已疾去不復顧矣閻公方傷已不能博一第以慰母夫人而母夫人固幾微無憾色蓋母夫人不以閻公急於遇爲喜平居惟時時切戒之曰無近名無泛交務養沉晦庶保道以永藏因更命之負笈遠游慎擇四方賢士大夫及特立獨行之士相游處以故閻公聲名滿天下終無標榜之嫌顧厨之難

可以不作而黨錮之釁不至肇啓於身則皆母之教訓有以保全之也豈獨成就閻公以學行著聞而已哉玆暮春三月爲母夫人七十設帨辰稱兕觥而祝於其堂者趾相錯母夫人顧而樂之多其皆一時賢士大夫及特立獨行之士而不至以聲勢相結納足以爲閻公信也閻公將彙進遠近祝嘏之詞以爲母夫人誦固無一非如椽之筆而閻公乃更及於辱人賤行如予者若謬以予言爲足重予因述母之所望於閻公而成就者固渙於衆人之母而閻公之所以善承母夫人伯仲怡怡於門內者亦可見矣若夫母夫人之懿德淑行以及

家世之詳貽澤之遠予終不能備述之也